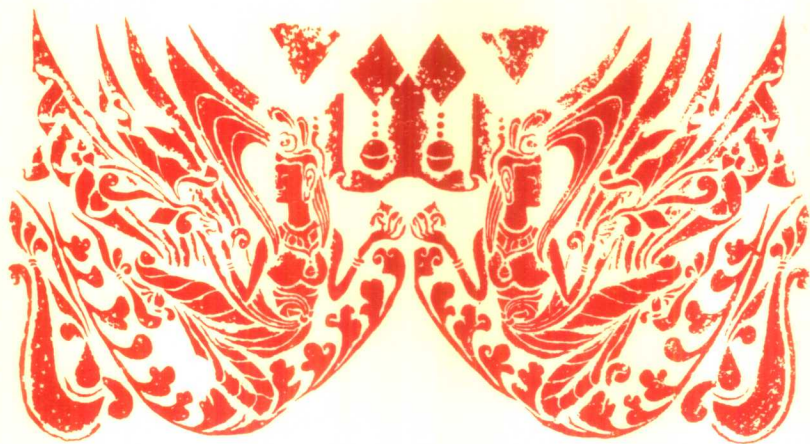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8

散文卷

(二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8

散文卷

(二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秦、汉

李 斯 (? — 前 208)

战国时楚国上蔡(今河南上蔡)人。年少时曾为郡小吏,后与韩非一同从荀卿学“帝王之术”。公元前 247 年西入秦,初为吕不韦舍人,后任郎中,说秦王政,拜为客卿。秦王并天下,官至丞相。当时销兵器,焚诗书,统一文字等措施,多半是他的主张。故司马迁说:“因时推秦,遂得意于海内,斯为谋首。”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)对他在秦统一事业中的作用给予较高的评价。秦始皇死后,赵高谋立始皇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,他被迫胁从,虽一时委曲求全,但终为赵高所谮,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市,夷灭三族。《史记》有《李斯列传》。

鲁迅说:“秦之文章,李斯一人而已。”(《汉文学史纲要》)他的散文,在风格上大有战国纵横家文章纵横捭阖之余风,对西汉前期的政论文颇有影响。他所写的刻石铭文,继承发展了先秦青铜器铭文,虽是歌功颂德之作,但对后代的碑志铭文等也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。

谏逐客书

臣闻吏议逐客，窃以为过矣。

昔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于戎，东得百里奚于宛，迎蹇叔于宋，来邰豹、公孙支于晋。此五子者，不产于秦，穆公用之，并国三十，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，诸侯亲服，获楚、魏之师，举地千里，至今治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、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汉中，包九夷，制鄢、郢，东据成皋之险，割膏腴之壤，遂散六国之从，使之西面事秦，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，废穰侯，逐华阳，强公室，杜私门，蚕食诸侯，使秦成帝业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，客何负于秦哉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纳，疏士而弗用，是使国无富利之实，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

今陛下致昆山之玉，有随、和之宝，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剑，乘纤离之马，建翠凤之旗，树灵鹢之鼓。此数宝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悦之，何也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，则夜光之璧，不饰朝廷；犀象之器，不为玩好；而赵、卫之女，不充后庭；骏良骅骝，不实外厩；江南金锡不为用，西蜀丹青不为采。所以饰后宫，充下陈，娱心意，悦耳目者，必出于秦然后可，则是宛珠之簪，傅玑之珥，阿缟之衣，锦绣之饰，不进于前，而随俗雅化，佳冶窈窕，赵女不立于侧也。夫击瓮叩缶，弹箏搏髀，而歌呼呜呜快耳者，真秦之声也。郑、卫桑间，韶虞、武象者，异国之乐也。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、卫，退弹箏而取韶虞，若是者何也？快意当前，适观而已矣。今取人则不然，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，然则

是所重者在乎色、乐、珠、玉，而所轻者在乎民人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内、制诸侯之术也。

臣闻地广者粟多，国大者人众，兵强者则士勇。是以太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者不却众庶，故能明其德。是以地无四方，民无异国，四时充美，鬼神降福，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，却宾客以业诸侯，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，裹足不入秦，此所谓藉寇兵而资盗粮者也。

夫物不产于秦，可宝者多；士不产于秦，愿忠者众。今逐客以资敌国，损民以益仇，内自虚而外树怨诸侯，求国无危，不可得也。

此篇选自《文选》卷三九。据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记载，秦王政拜李斯为客卿，适值韩国使水工郑国入秦，劝秦王大兴水利，以消耗秦国力量，使其不得用兵伐韩。当此事被发觉之后，本来就怀有排斥客卿情绪的秦国宗室大臣，皆言秦王曰：“诸侯人来事秦者，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，请一切逐客。”秦王接受了他们的建议，下令驱逐客籍官员。李斯也在被逐之列，于是他就向秦王上了此书；秦王看后便取消逐客令，派人追回李斯，并恢复了他的官职。李斯上书时在秦王政十年，即公元前237年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。

这篇文章可称为秦朝散文中最优秀的杰作。全文大量运用排比、对偶、铺陈等修辞手法，词藻华美，气势纵横，具有不同寻常的艺术感染力，所以终于打动了秦王政。（方勇）

贾 谊 (前 200—前 168)

西汉政治家、文学家。洛阳(今河南洛阳东)人。青年时即博学能文,为郡人称誉。文帝初召为博士,岁超迁为太中大夫。为朝廷大臣所忌,贬为长沙王太傅。再转为梁怀王(文帝幼子)太傅。梁怀王坠马死,贾谊自责为傅无状,忧郁而卒,年三十二岁。其思想以儒家为主,杂有法、黄色彩。其散文凌云健笔,酣畅淋漓,行文流畅,富于感情和表现力。其赋作体式上沿用楚辞体而又呈现新的特色,在辞赋从骚体向汉大赋的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,被称为“骚体赋”。明人辑有《贾长沙集》。

过 秦 论

秦孝公据殽函之固,拥雍州之地,君臣固守而窥周室,有席卷天下,包举宇内,囊括四海之意,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,商君佐之,内立法度,务耕织,修守战之备,外连衡而斗诸侯,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没,惠王、武王蒙故业,因遗册,南兼汉中,西举巴、蜀,东割膏腴之地,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,会盟而谋弱秦,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,以致天下之士,合纵缔交,相与为一。当是时,齐有孟尝,赵有平原,楚有春申,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,皆明知而忠信,宽厚而爱人,尊贤重士,约纵离衡,并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,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昭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

其意，吴起、孙臆、带佗、兒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朋制其兵。常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解，争割地而奉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敝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卤。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，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延及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享国日浅，国家无事。

及至秦王，续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捶拊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，百越之君俯首系颈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。隳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，销锋铸镞，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黔首之民。然后斩华为城，因河为津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谿以为固。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，天下以定。秦王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秦王既没，余威振于殊俗。陈涉，瓮牖绳枢之子，氓隶之人，而迁徙之徒，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，蹶足行伍之间，而倔起什伯之中，率罢散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而转攻秦。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响应，赢粮而景从，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殽函之固自若也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；鉏耰棘矜，非铍于勾戟长铍也；谪戍之众，非抗于九国之师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向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也。试使山东之

国与陈涉度长絜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千乘之权，招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余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殽函为宫，一夫作难而七庙隳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秦并海内，兼诸侯，南面称帝，以养四海，天下之士斐然向风，若是者何也？曰：近古之无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，五霸既殁，令不行于天下，是以诸侯力政，强侵弱，众暴寡，兵革不休，士民罢敝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，是上有天子也。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虚心而仰上，当此之时，守威定功，安危之本在于此矣。

秦王怀贪鄙之心，行自奋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亲士民，废王道，立私权，禁文书而酷刑法，先诈力而后仁义，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夫并兼者高诈力，安定者贵顺权，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。秦离战国而王天下，其道不易，其政不改，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。孤独而有之，故其亡可立而待。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，并殷周之迹，以制御其政，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，名号显美，功业长久。

今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。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，天下之嗷嗷，新主之资也。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，而任忠贤，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，缟素而正先帝之过，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，虚囹圄而免刑戮，除去收帑污秽之罪，使各反其乡里，发仓廩，散财币，以振孤独穷困之士，轻赋少事，以佐百姓之急，约法省刑以持其后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，更节修行，各慎其身，塞万民之望，而

以威德与天下，天下集矣。即四海之内，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，唯恐有变，虽有狡猾之民，无离上之心，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，而暴乱之奸止矣。二世不行此术，而重之以无道，坏宗庙与民，更始作阿房宫，繁刑严诛，吏治刻深，赏罚不当，赋敛无度，天下多事，吏弗能纪，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。然后奸伪并起，而上下相遁，蒙罪者众，刑戮相望于道，而天下苦之。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，人怀自危之心，亲处穷苦之实，咸不安其位，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，不藉公侯之尊，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，其民危也。故先王见始终之变，知存亡之机，是以牧民之道，务在安之而已。天下虽有逆行之臣，必无响应之助矣。故曰“安民可与行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”，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身不免于戮杀者，正倾非也。是二世之过也。

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，缮津关，据险塞，修甲兵而守之。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，奋臂大呼，不用弓戟之兵，鉏耰白挺，望屋而食，横行天下。秦人阻险不守，关梁不阖，长戟不刺，强弩不射。楚师深入，战于鸿门，曾无藩篱之艰。于是山东大扰，诸侯并起，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将而东征，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，以谋其上。群臣之不信，可见于此矣。子婴立，遂不寤。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，仅得中佐，山东虽乱，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庙之祀未当绝也。

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，四塞之国也。自缪公以来，至于秦王，二十余君，常为诸侯雄。岂世世贤哉？其势居然也。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。当此之世，贤智并列，良将行其师，贤相通其谋，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，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，百万之徒逃

北而遂坏。岂勇力智慧不足哉？形不利，势不便也。秦小邑并大城，守险塞而军，高垒毋战，闭关据阨，荷戟而守之。诸侯起于匹夫，以利合，非有素王之行也。其交未亲，其下未附，名为亡秦，其实利之也。彼见秦阻之难犯也，必退师。安土息民，以待其敝，收弱扶罢，以令大国之君，不患不得意于海内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身为禽者，其救败非也。

秦王足己不问，遂过而不变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祸。子婴孤立无亲，危弱无辅。三主惑而终身不悟，亡，不亦宜乎？当此时也，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，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，秦俗多忌讳之禁，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。故使天下之士，倾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钳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忠臣不敢谏，智士不敢谋，天下已乱，奸不上闻，岂不哀哉！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，故置公卿大夫士，以饰法设刑，而天下治。其强也，禁暴诛乱而天下服。其弱也，五伯征而诸侯从。其削也，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，繁法严刑而天下振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。故周五序得其道，而千余岁不绝。秦本末并失，故不长久。由此观之，安危之统相去远矣。野谚曰：“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”是以君子为国，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以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，去就有序，变化有时，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。

本文选自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，而文字排列次第则依贾谊《新书》之《过秦》。今仍按传统分法分全文为三篇，并分别于各篇之间空出一行以示区别。所谓“过秦论”，即论秦国之过失的意思。上篇，总论秦国兴衰之原因，是全文的关键。中篇，指出秦在取得天下后继续推行暴力，秦二世也未能革除暴政而推行仁义。

下篇，指陈在秦朝即将土崩瓦解之际，秦子婴仍然执迷不悟，而且又孤立无亲，危弱无辅，所以彻底覆亡。总之，上、中、下三篇依据史实立论，结论可靠，说服力强，为汉代及以后的统治者提供了改革政治的借鉴。故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谓其为“沾溉后人，其泽甚远”的“西汉鸿文”。（方 勇）

吊屈原赋

恭承嘉惠兮，俟罪长沙。侧闻屈原兮，自沉汨罗。造托湘流兮，敬吊先生。遭世罔极兮，乃殒厥身。呜呼哀哉！逢时不祥。鸾凤伏窜兮，鸱枭翱翔。阉茸尊显兮，谗谀得志。贤圣逆曳兮，方正倒植。世谓随夷为溷兮，谓跖跖为廉。莫邪为钝兮，铅刀为铍。吁嗟默默，生之无故兮；斡弃周鼎，宝康瓠兮。腾驾罢牛，骖蹇驴兮；骥垂两耳，服盐车兮。章甫荐履，渐不可久兮；嗟苦先生，独离此咎兮。

讯曰：已矣！国其莫我知兮，独壹郁其谁语？风飘飘其高逝兮，固自引而远去。袭九渊之神龙兮，沕深潜以自珍。偃蛟螭以隐处兮，夫岂从虾与蛭蚓？所贵圣人之神德兮，远浊世而自藏。使骐驎可得系而羁兮，岂云异夫犬羊？般纷纷其离此尤兮，亦夫子之故也。历九州而相其君兮，何必怀此都也？凤凰翔于千仞兮，览德辉而下之；见细德之险征兮，遥曾击而去之。彼寻常之污渎兮，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？横江湖之鱣鲸兮，固将制于蝼蚁！

本赋选自《文选》，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，于赴任途中

所作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说：“文帝招以为博士，……超迁，岁中至太中大夫。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宜当改正朔，易服色制度，定官名，悉更奏之……绦、灌、东阳侯、冯敬之属害之，……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议，以谊为长沙王太傅。谊既以谪去，意不自得，乃渡湘水，为赋以吊屈原，……谊追伤之，因以自谕”。在这篇作品里，贾谊既感怀屈原逢时不祥、独罹咎难的命运，又抒写了自己被人排挤、远贬荆楚的嗟苦和愤懑。作品感情真挚，起伏跌宕。又多议论，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倾向融于议论之中，被称为是“辞清而理哀”的吊文“首出之作”。（《文心雕龙·哀吊》）

赋作体式上沿用楚辞体而有所创新。如兮字句的运用，以及乱词结尾等，都是从形式上直承楚辞的。而铺陈排比，四字句的运用又使作品带有一些散化。讯词之长，可谓空前，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感情。这种被称为“骚体赋”的作品在赋从骚体向汉大赋过渡过程中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。（龚克昌 郑明珠 桑学英）

鵩 鸟 赋

谊为长沙王傅，三年，有鵩鸟飞入谊舍，止于坐隅。

鵩似鸂，不祥鸟也。谊既以谪居长沙，长沙卑湿，谊自伤悼，以为寿不得长，乃为赋以自广。其辞曰：

单阏之岁兮，四月孟夏，庚子日斜兮，鵩集予舍。止于坐隅兮，貌甚闲暇。异物来萃兮，私问其故。发书占之兮，谶言其度，曰：“野鸟入室兮，主人将去。”请问于鵩兮：“予去何之？吉乎告

我，凶言其灾。淹速之度兮，语予其期。”鹏乃叹息，举首奋翼；口不能言，请对以臆：

“万物变化兮，固无休息。斡流而迁兮，或推而还。形气转续兮，变化而蟪。沕穆无穷兮，胡可胜言！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；忧喜聚门兮，吉凶同域。彼吴强大兮，夫差以败；越栖会稽兮，勾践霸世。斯游遂成兮，卒被五刑。傅说胥靡兮，乃相武丁。夫祸之与福兮，何异纠缠；命不可说兮，孰知其极？水激则旱兮，矢激则远；万物回薄兮，振荡相转。云蒸雨降兮，交错相纷；大钧播物兮，块圯无垠。天不可预虑兮，道不可预谋；迟速有命兮，焉识其时！

“且夫天地为炉兮，造化为工；阴阳为炭兮，万物为铜。合散消息兮，安有常则？千变万化兮，未如有极。忽然为人兮，何足控抟？化为异物兮，又何足患？小智自私兮，贱彼贵我；达人大观兮，物无不可。贪夫殉财兮，烈士殉名；夸者死权兮，品庶每生。怵迫之徒兮，或趋东西；大小不曲兮，意变齐同。愚士系俗兮，窘若囚拘；至人遗物兮，独与道俱。众人惑惑兮，好恶积亿；真人恬漠兮，独与道息。释智遗形兮，超然自丧；寥廓忽荒兮，与道翱翔。乘流则逝兮，得坻则止；纵躯委命兮，不私与己。其生兮若浮，其死兮若休；澹乎若深渊之静，泛乎若不系之舟。不以生故自宝兮，养空而浮；德人无累，知命不忧。细故蒂芥，何足以疑！

本赋选自《文选》，是贾谊为长沙王傅时的作品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载：“谊为长沙傅三年（即前173），有鹏飞入谊舍，……谊自伤悼，以为寿不得长，乃为赋以自广。”全赋用老庄齐万物、等死生的思想来排遣自己由于鹏鸟入室带来的烦恼，抒写了他被

贬三年来的无奈、感伤和自慰的情绪。

本赋“文洁体清”(刘勰)、“词清理哀”(张溥),表现出一种清峻的艺术风格。赋作以理胜,大部篇幅均为议论。而且对某一观点的议论总是用数节多层铺开来阐释,见出铺张之势,有汉大赋端倪,见出贾谊对先秦诸子散文风格的继承。如论述道家思想中万物固无休息、固无常则的一节,就用了幹流、形气、祸福、忧喜、吉凶、夫差、勾践、李斯、傅说、水激、矢激、云蒸雨降、交错相纷、大钧播物等多个比喻句来论证。以言铺理,再以理推情,不同于楚辞那种以情拟物的构思。赋作语言朴素,自然淡雅,句式变化较多,散文化的色彩很强。(龚克昌 郑明璋 桑学英)

惜 誓

惜余年老而日衰兮,岁忽忽而不反。登苍天而高举兮,历众山而日远。观江河之纡曲兮,离四海之沾濡。攀北极而一息兮,吸沆瀣以充虚。飞朱鸟使先驱兮,驾太一之象舆。苍龙蚬虬于左骖兮,白虎骋而为右骖。建日月以为盖兮,载玉女于后车。驰骛于杳冥之中兮,休息乎昆仑之墟。乐穷极而不厌兮,愿从容乎神明。涉丹水而驰骋兮,右大夏之遗风。黄鹄之一举兮,知山川之纡曲。再举兮睹天地之方圆。临中国之众人兮,托回飙乎尚羊。乃至少原之野兮,赤松王乔皆在旁。二子拥瑟而调均兮,余因称乎清商。澹然而自乐兮,吸众气而翱翔。念我长生而九仙兮,不如反余之故乡。黄鹄后时而寄处兮,鸚鵡群而制之。神龙失水而陆居兮,为蝼蚁之所裁。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,况贤者之逢乱世哉!寿冉冉而日衰兮,固值回而不息。俗流从而不止兮,众枉聚

而矫直。或偷合而苟进兮，或隐居而深藏。或称量之不审兮，同权概而就衡。或推移而苟容兮，或直言之谔谔。伤诚是之不察兮，并纫茅丝以为索。方世俗之幽昏兮，眩白黑之美恶。放山渊之龟玉兮，相与贵夫砾石。梅伯数谏而至醢兮，来革顺志而用国。悲仁人之尽节兮，反为小人之所戕。比干忠谏而剖心兮，箕子被发而佯狂。水背流而源竭兮，木去根而不长。非重躯以虑难兮，惜伤身之无功。已矣哉，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，乃集大皇之野。循四极而回周兮，见圣德而后下。彼圣人之神德兮，远浊世而自藏。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，又何以异乎犬羊？

本赋选自《楚辞章句》卷一一。王逸序云：“《惜誓》者，不知谁所作也。或曰贾谊，疑莫能明也。”后世学者多以为本赋当为贾谊的作品。

赋作运用第一人称来写，作者对楚国最高统治者不分是非，不辨贤愚，以及群小之排挤陷害屈原，进行了委婉的讥刺和愤慨的批评。它既是写屈原的悲剧命运，“刺怀王有始无终”，也是因以自喻，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忧愤和不平。

作品的构思类似于《离骚》。可分成三节：一是写登天高举，乘龙驾虎，远离尘世而澹然自乐；一是写不忘故国，而故国则又鸱枭得志，方正倒植；最后则表达了向往“远浊世而自藏”的思想感情。作品感情真挚，想象丰富、奇特，是一篇较好的骚体赋作。（龚克昌 郑明璋 桑学英）

晁 错 (前 200—前 154)

颍州(今河南禹县)人。曾学“申商刑名”于张恢,受《尚书》于伏生。汉文帝时,初任太常掌故,后为太子家令,甚得太子(即景帝)信任,号称“智囊”。景帝即位,任为内史,升迁御史大夫。针对汉王朝统治面临的各种危机,曾先后上书,竭力主张重农贵粟,削夺诸侯封地,以加强中央统治,遭到了诸侯王的反对。公元前 154 年,吴楚等七国以“清君侧”为名,起兵叛乱。景帝受袁盎挑唆,杀了晁错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法家有《晁错》三十一篇,现在已大半散佚。晁错所著政论,大都议论犀利,分析透辟,鲁迅谓其虽文采不如贾谊,而“沉实”则有以过之(《汉文学史纲要》)。

论贵粟疏

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,非能耕而食之,织而衣之也,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,汤有七年之旱,而国亡捐瘠者,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,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、禹,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,而畜积未及者,何也?地有遗利,民有余力,生谷之土未尽垦,山泽之利未尽出也,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民贫,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,不足生于不农,不农则不地著,不地著则离乡轻家,民如鸟兽,虽有高城深池,严法重刑,犹不能禁也。

夫寒之于衣,不待轻暖;饥之于食,不待甘旨;饥寒至身,不顾廉耻。人情,一日不再食则饥,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

食，肤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！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，广畜积，以实仓廩，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

民者，在上所以牧之，趋利如水走下，四方亡择也。夫珠玉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，而民易去其乡，盗贼有所劝，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布帛生于地，长于时，聚于力，非可一日成也；数石之重，中人弗胜，不为奸邪所利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
今农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，其能耕者不过百亩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。春耕夏耘，秋获冬藏，伐薪樵，治官府，给徭役；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暑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，四时之间亡日休息；又私自送往迎来，吊死问疾，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，尚复被水旱之灾，急政暴赋，赋敛不时，朝令而暮改。当具有者半贾而卖，亡者取倍称之息，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，小者坐列贩卖，操其奇赢，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，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；亡农夫之苦，有仟伯之得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过吏势，以利相倾；千里游敖，冠盖相望，乘坚策肥，履丝曳縠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

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，主之所贱也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，而欲国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；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